

扁食

傍黑

揍饭

坷勒头子

长虫

叶儿里黑界

济宁老话变成隔代密码

留住乡音
记住乡愁

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

“清起来别揍饭了，叶儿里黑界的馍馍拿出来馏馏对付一口吧！”8月19日早上，来城里看孙子的李爱云奶奶随口说了一句“老济宁话”，让4岁的小孙子笑得合不拢嘴。“奶奶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”在妈妈的“翻译”下，祖孙俩才完成这场关于早餐的沟通。

进城照看孙子，奶奶学说“济普”

因为改不掉的乡音，李爱云奶奶都不敢跟可爱的孙子多说话。“平时在家，我都不敢跟俺儿拉呱（聊天）。孙子说我叽里呱啦，他听不懂。俺儿也不让我给孩子念故事，说我口音重，怕把孩子带偏了。”李奶奶说。

为了融入这个小家庭和孙子的世界，李奶奶努力地改变着自己的表达方式，每次都要操着蹩脚的“济普”（济宁味普通话）跟孩子沟通。

“来，宝宝，这是奶奶给你做的排骨和小米稀饭，赶紧趁热吃。”午饭时间，李奶奶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后，开始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呼唤孙子。“做饭都没这么恁心（累心），说这几句话可把我给拿捻（刁难、折磨）坏了。”李奶奶笑着说，就因为这个，孩子爷爷都不愿意过来，“他还不抵（如）我来，我好歹还能说点普通话，他一点都不会说。”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汶上人，老伴的乡音在农村土地的香气里氤氲了一辈子，改不过来。

近日，记者随机走访了城区50个家庭，有38个在家中只教给孩子普通话。“我老家是曲阜的，孩子爸爸是微山的，我俩都会说方言，但是方言口音也有差异，索性都讲普通话。”29岁的吴女士告诉记者，俗语讲“十里不同俗，百里不同音。”济宁各县市区的口音多少有些区别，现在很多家庭都认为，让孩子学说普通话是最好的选择。

方言在新一代儿童“词库”中消失

当普通话成为家庭餐桌上的“指定语言”，方言的生存空间被剧烈挤压，代际间的文化传递出现断层。

“我小的时候住在运河边，俺奶讲的运河船工号子，调子一起浑身就来劲。”在济宁老城区经营茶馆的赵建军感慨，“现在孙子听我用方言唱，只会咯咯笑，说爷爷说话像唱歌。”那些沉淀在方言中的独特韵律、智慧与情感链接，正在新一代的认知中被剥离。

济宁方言中，麻雀叫“小虫”，土豆叫“地蛋”，唠叨叫“迂沫”，小勺叫“调羹”，水饺叫“扁食”，蛇叫“长虫”……这些生动鲜活的表达，在济宁城区儿童日常词库中渐渐消失。方言所承载的，是一方水土特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，而这种方式正面临被格式化清除的危机。

“其实教孩子学普通话的过程中，最不好教的是称呼，比如比自己爸爸年长的人，济宁土话喊‘bei bei’，普通话喊伯伯或伯父，显得就没有那么亲近。”赵建军无奈地说，还有“矜子”，就咱的方言喊着顺嘴，让孩子喊舅妈，怎么听都有点生分和别扭。“儿女们非得要求这么教，咱们说了也不算呀！”

说好普通话，机会遍天下

这股普通话学习的浪潮背后，是年轻父母们集体性的教育焦虑。儿子就读于济宁孔子学校的银行职员陈静直言，“就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普通话是升学、考级、比赛的基础工具，家里应该营造‘纯净’的语言环境。”方言在现实功利考量中，逐渐被视为一种“干扰源”。

“我是80后，小时候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聊天都是两种语言，一种是普通话，一种是方言，这让我打小熟练掌握‘两种语言’。”今年40岁的陈静说，刚上幼儿园的时候，老师问她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你会说普通话吗？”

“当时，我还是个腼腆的小朋友，怯生生地回答‘我不会说普通话’，没想到老师笑了，告诉我‘你回答的这句话就是普通话’！”陈静说，那时候她才明白，其实自己在家说得最多

的就是普通话。因为自己的普通话标准，老师更愿意跟她沟通，上学的时候，很多活动都会让她报名参与。正是因为这种求学经历，陈静在教育下一代时，一直以普通话为基准，“我家的孩子不会说方言。”

“萌萌的娃娃，一口土味浓重的方言，让人太有割裂感了，说普通话就好得多。”在某通讯公司工作的刘婷说。

即便如此，方言并未轻易退场，它在城乡差异间、不同生活场景中展现出顽强的韧性。在汶上县农村，方言仍是生产和生活主导语言，尤其是部分留守儿童与祖辈同住，方言自然成为情感纽带。汶上县某小学老师告诉记者，“村里的很多孩子入学时连普通话都听不懂，但城里的孩子可能连‘毛孔子’是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

寻找共生，方言是回家的路

如何让普通话的工具性与方言的文化性不再非此即彼？一些探索已在济宁萌芽，年轻的父母们开始调整策略，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刘雯不再强硬阻止爷爷说方言，“孩子现在能自动切换，跟爷爷用方言聊得很开心，转头和我张口就是普通话。”语言环境从“非此即彼”走向了“兼容并包”。

“普通话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，而方言，则标记着我们精神的原乡。它不只是交流工具，更是一部关于一方水土、一群人

的生存智慧和情感密码的活态史诗。”济宁学院附属中学太白湖校区教师刘利莎告诉记者，作为教师，肯定要学普通话，但她同样重视方言，“语言的终极价值，不仅在于它能带我们走多远，更在于它能否让我们记得自己从何处出发，又将归于何处。在普通话与方言的双轨上并行不悖，我们才能既拥有驰骋四海的翅膀，又不失丈量土地的根系。融入血脉的乡音，终将是每个人在精神漂泊中，那条永远可以循着回家的路。”